

鹽山新志

卷

671.1209

082

15

5

鹽山新志

卷十六

邑人賈恩紱佩卿纂

人物篇十之中

列傳上

記有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古今人物之標準也鹽地雖褊小其足以附三不朽以警動後裔者亦復不少概見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也明清後之薦紳其職位既已列前表而由漢迄今其發名成業光耀閭里不盡關於職位有無者是不可以不傳也竊取立德立功立言之意大別爲三曰獨行曰名績曰文學而以列女殿其後俾此都人士庶幾得所觀感

獨行列傳

節概任郵

介節

長者

孝友

獨行

節概列傳

漢鮑宣字子都渤海高成人也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爲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爲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爲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傳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迺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之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吏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納宣坐閉距使者亡人

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旣被刑迺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於長子平帝卽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迺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諸豪桀及漢忠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與宣女婿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子永字君長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

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嘗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

更始封爲中陽侯永雖爲將帥而皂衣襜褕道路指目稱
鮑尚書兵馬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卽位遣諫議
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收繫大伯
封所持節於傳舍壁中遣使馳至長安旣知更始已亡迺
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
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
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
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
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
之卽拜永諫議大夫至懷迺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

而降帝大喜與永對食賜永洛陽商里宅固辭不受時董
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迺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
討太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
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
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
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迺會人衆修
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
迺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
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尙多寇暴永
以吏民瘼傷之後乃緩其銜轡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

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侯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無藩臣之禮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迺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甯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大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

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迺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成皋詔書迎下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爲兗州牧便道之官視事三年病卒子昱另有傳按永爲宣前妻

之子生長於鹽自爲鹽人無疑漢書以爲長子人據宣所徙地載之也永以下皆籍山西卽今之鮑店前志并載昱德昂且祀鄉賢蓋首邱之義仁人所重載入祖籍不得謂借才異地茲并依前志列之人物篇

後漢巴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歷愼令貝邱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出爲潁

川太守陶潛羣輔錄云潁川太守巴肅漢書不載時值桓靈朝政不綱士大夫

激揚名聲以節義相高渤海名士宛康公族進階等尤危
言深論不怵豪強而肅爲之魁時號郭泰夏馥尹勲羊陟
劉儒蔡衍宗慈及肅爲八顧言能以德行引人也又爲之
語曰天下臥虎巴恭祖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肅與其謀
武等遇害肅亦坐禁錮中常侍曹節復聞其謀收之肅自
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欲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
有謀不敢隱有罪不敢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
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清王慶元字穀莽倜儻負奇氣少年邃學制藝詩古文皆
清剛拔俗一脫恆蹊道光丙戌中第一名貢士授吏部主

事陞郎中吏部胥吏善舞文積弊猝不可爬梳尙書朱士彥一倚慶元吏輒不敢爲奸士彥查辦豫粵江浙諸省積案及海塘河庫奏以慶元自隨亦以精核著稱居京二十年丰采峻整莫敢干以私遇事奮發侃侃議論驚座詩酒縱橫邁往不屑一時戲以犬王呼之言其狂也庚子爲浙江道監察御史豪貴忌其戇謬傳慶元語曰好語某紙坊爲我具白簡一車來逾年派稽查大通橋漕糧忽中夜暴卒時皆以卻賄得禍爲疑始終莫白其事南皮張文達之萬曰吾親經其喪惟吾知其詳故事稽查漕糧歲派滿漢御史各一花戶蠹吏歲納陋規若干於稽查者亦習爲固

然花戶餽之滿御史滿御史受之又餽之慶元家人家人亦受之慶元不知也慶元鄙滿人甚滿人弗可堪曰君豈異人者而謂我爲慶元察其語有端詢其家人得受餽事慶元病之是夜自絞以死慶元南皮張氏甥也張氏多達人大學士之萬之洞及諸張慕其學行數十年後嘖嘖不置而以明自煎以香自焚論者惜之著聽槐館詩藁議論奏疏皆不傳

論曰鹽山士族以鮑巴爲稱首皆以節行著聞當世宣肅以忠直被禍永雖幸免於罪而義不忘故擊鉏豪彊天子爲之動容其志操有足多者蓋燕趙重節尙氣古今爲烈

漢代渤海一隅名士林立鮑巴其首出也慶元生千載後
餘風不沫學行無媿古人而不獲大施以剛見折惜哉

介節列傳

清邵汝德字雙彌號蔗泉幼擅雋才負奇氣相貌魁梧耳
大過中人一倍其外祖程雪門爲邑耆宿奇愛之名以宅
相以魏舒爲比後改名汝德十七補縣學生喜任俠歷游
齊魯登泰山謁闕里與同社鐫告文泐石而歸遭母喪嘔
血斗餘值明季時艱究心參同契陰符素書及孫武李贄
之書明鼎革清詔舉諸生優行者入太學得除正官學使
曹溶聞其名首以汝德膺選力辭不就又下尺符趨諸生

入闈亦不赴詩酒嘯傲生前自著墓志六十三歲卒子沖另有傳

霍璉字閏生號寄莽明諸生入清棄去精研理學與邵汝德左渠爲淡交號三處士手彙四書要領爲朱子一家言寬衣博帶乘牛車遨遊齊魯閒所至下帷爲時名師嘗三謁孫鍾元與講學多所質難唐山徐長善每懸榻待之呼爲畏友篤守程朱以闢陸王與陸隴其之學相近渠字玉素博學有氣節明鼎革隱於醫往來故家時藉博奕以嬉氈巾褐衣翛然自得人無敢慢者進士趙炯嘗爲三處士作傳并繫以詩

三處士詠用顏光祿韻云左公有道墓天人理亦洞素問時反覆黃庭日吟諷闕岸

只自適游戲寧諸眾偶語及君臣經書抱微痛邵公魁
梧姿志欲爲天人時名不苟得高尚養全神讓友非矯激
教子勿沈淪銘言必自契詞旨何雅馴霍公自學人終
身願儒素致道尊程朱誨人晰章句訪孫甘蔬食抗徐慕
霞舉邀遊齊魯
間大招何人賦

褚士奇字伯常號斗華別號津南笠叟明選貢性純孝倜
儻有大志或保以府通判不肯就清定鼎檄催謁銓以養
親力辭博學宏文與諸名流結社優游以自適居家多義
行縣令黃貞麟爲作傳以記其事卒後子爽撰泣血集述
士奇行實徧徵題詠顏習齋吳蓮洋集中皆有詩文記之
所著有家訓泰山闕里游覽記等篇今佚時又有孫瑋字
佩之崇禎癸酉舉人工制藝中明通榜者三明鼎革乃隱

居不仕

趙景皋字知安號贊颺明崇禎庚午舉人覃精理學初泛濫於二氏後反正於六經著性學易簡七章身體力行老而彌篤嘗曰天下是我關心人我是天下知心人蓋自道所得如此山東巡按禹好善景皋至契也廉景皋貧會有富民張姓爲人誣以死罪好善諷之曰倘以千金挽趙某來當貸汝張姓如其言景皋察其冤果馳救之好善曰幾何爲壽景皋曰千金實不受一錢後好善知之誌其事以傳示其子孫五公山人王餘佑嘗以恢復中國爲任與景皋交至篤往來山東率主其家卒後子爾孫乞文韓茨誌